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童年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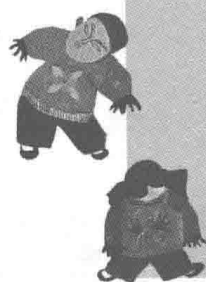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童年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 王彦艳, 连俊超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6. 8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8567-2

I. ①童… II. ①王… ②连…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366 号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童年

Tongnian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策 划 孟建华 马国兴
责任编辑 李 丽
责任校对 马 宁 牛志远
美术编辑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龙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新乡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中段

邮政编码 453731

电话 0373-5590988

目 录

小成长	巩高峰	1
小事情	巩高峰	4
捡糖纸	夏 阳	7
山那边的童话	唐丽妮	10
少年心事	刘建超	16
忆趣	刘建超	21
肉	连俊超	25
蜗牛天使	王 往	28
和沈小丫去洗澡	王 往	31
去城里的亲戚家	王 往	35
猫	陈 毓	39
棉花糖	周 波	42
蚂蚁	周 波	45
河水冲走了一件花衣裳	赵长春	48
大麻脸	安石榴	51
鸭舌帽	安石榴	54
拦新娘	包兴桐	57

端午	包兴桐	61
生瓜蛋	谢志强	64
一件新衬衫	谢志强	67
吃羊肉	邓洪卫	71
与牛五家吵架	邓洪卫	74
飞向空中的木盆	芦芙荭	77
离奇的远行	芦芙荭	80
冰棍儿	秦 辉	82
白荷花	秦 辉	85
黑匣子	秦 辉	88
卫河	范子平	91
沙路	范子平	94
我家的黑眼儿羊	范子平	97
那年的压岁钱	韩昌元	100
外婆家的杨梅树	莫 美	103
马蜂窝	胡天翔	107
鸡香记	邢庆杰	110
给张小渴老师做媒	于心亮	113
狗撵兔	崔永照	116
少年小开	临川柴子	119
流浪去远方	朱耀华	123
恍惚	田洪波	126
卖瓜	赵宏欣	129
脚印里注着几只蝌蚪	李国军	133
马蜂窝,海金沙	李国军	135
白月光	李国军	138
轻功	陈 超	141

捕鱼	黄 凌 144
看电影	孙卫卫 147
上套	仲维柯 150
一棵树	吴志强 153

小 成 长

巩高峰

牙齿才刚刚松动的时候,我妈就用呵斥的语调提醒我——牙齿掉了不许用舌头舔,否则新牙长歪了找不着对象娶不上媳妇儿,要真那样,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本来我没想过这事儿,没事儿谁舔它,不甜又不辣的。可是我妈这么一吓唬,我悄悄用舌头推了推松动的牙齿,疑惑地问:“舌头能舔歪新长出来的牙?可牙齿是硬的,舌头那么软,软的怎么可能把硬的舔歪呢?”

我妈眼睛一瞪,“当然了,水滴还石穿呢,什么软的硬的——人从乳牙到换牙,牙齿长出来两轮,可人到老了还不是牙齿掉光光,你见谁舌头老掉过吗?”

我皱眉想一想,有道理,可是……

大姐的悄悄话也来了:可要记住了,下面的牙掉了要朝上扔,扔房顶上,上面的牙掉了要朝下面扔,扔床底

下。不能扔反了,否则新牙长出来不是大龅牙就是地包天,丑死了!

我脊背一阵发冷,大龅牙和地包天我在电影里都见过,长成那样,演电影都只能演反面角色大坏蛋,不要不要啊!虽然上面下面听着有点乱,但是分不清这个的话,后果太严重了,再说了,这总比奥数题要简单吧!

可是注意总敌不过意外。一天到晚盼着牙快点儿掉吧,可是它摇摇晃晃、趑趄趑趄,就是不掉。等到我一赌气,不管它了,爱怎样怎样吧,忽然一口饭“咯吱”一下,硌得牙床剧疼,吐出饭来,一颗小牙齿便羞涩地躺在那里,朝我笑。

上面的牙掉了,扔床底下——跟大姐确认了好几遍,这才小心地去掀床单。可是我二姐嫌脏,不肯,还吓唬我:“牙是有根的,你把它扔在床底下,它要是生根发芽怎么办?”

啊,那怎么办,要不我把它埋在树底下吧,这样安全一些。我悄悄挖了个小坑,像种一颗种子似的,小心地把它埋了。

这上面的牙倒好解决,可下面掉的牙想稳稳当当地把它扔到屋顶上,的确有点难度,屋顶没有草,扔一次,骨碌碌滚下地来,摔到地上,牙床似乎都跟着痛。几次三番,不知是扔过了屋顶滚到了屋后的草丛里,还是侥幸被哪个瓦片挡住了,终于如愿。

可是,掉牙的那个地方好奇怪啊,一个软软的、深深的小洞——过些天那里竟然能长出一个花骨朵儿般的新牙?真是太神奇了!我忍不住轻轻舔一下,试探着看看它有什么反应。忍不住,又舔一下,好像新牙露头了,真的像发芽……一不留神竟然舔了那么多次——完了,该不会真的要长出一颗歪牙吧……

一个激灵,梦醒了。

掉牙长牙的日子里,梦真是出奇多。好在长成大龅牙的噩梦还是少数,最多的是梦见自己从卤味店偷了只又大又肥油光光的烧鸡,刚咬了一小口鸡皮,就被人家发现了,那么多人,举着棍子、刀子追啊撵啊。那么着急,可总也跑不快。糟了,前面是一堵墙,轻功,轻功呢?吓醒了,才发现睡觉时腿蜷着,难怪跑不快又飞不起来。

伸直腿,接着做梦。

身轻如燕,翻墙越树,轻巧地落在一棵百年老树的树杈间,慢慢啃着黄澄澄的烧鸡,怎么也啃不完……

啪!一个响指敲在额头——啊,数学老师怎么会在面前?哦,上着课哪!教

室里哄堂大笑。男生们笑笑也就算了，谁上课没打过瞌睡呢？奇怪的是那些女生，突然之间羞涩了，笑就笑好了，却红着脸，捂着嘴，仿佛瞬间成了陌生人。

数学老师满脸讥笑，所以这时我能做的动作，只能是羞愧地低下头，认错，等着熬过大家的哄笑和关注。可是这一低头，才发现口水早已洇湿了胸前的一大片衣服。

可是晚上再睡觉时，不知是担心还是提防，那些奇怪的梦没了。反倒是睡到半夜，小腿抽筋，把自己疼醒了，哇哇乱叫。我妈笑吟吟地安慰：“没事儿，长个子啦，要炖点骨头汤补补钙。”

长个子要疼吗？那小草发新芽、小麦抽麦穗、小树长枝叶，这些疼不疼呢？

这种问题不是数学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疼就疼吧，长个子还是好的，不然什么时候才可以轻松地把篮球投进篮筐呢？而眼前，最起码的好处就是能换掉我身上那条裤子。那条裤子是我大姐穿过给我二姐的，二姐穿短了又给我，又旧又难看也就算了，可那裤子是女式的，裤门开在左边腰胯那里，每次上厕所连小便都要蹲下来。同学都故意好奇地围观，还跟我开玩笑，怀疑我是不是混进了男厕所。

可是这些我不能跟我妈说，多难为情啊！更可气的是，我妈也一直不说给我换条新的。

终于有一天，早上起床，迷迷糊糊地眯着眼睛穿着衣服，忽然感觉脚脖子凉飕飕的，低头一看，裤脚挂在脚踝上面。心中一阵惊喜，于是顺势把裤子夸张地又往上提了提，拉开嗓门儿大喊：“妈！妈！裤子短了！”

我妈正做着早饭呢，湿着两只手，把我的裤子提了放，放了提，看了又看，然后笑了，感叹道：“这孩子，还真长个子了！”说着说着，又乐了，干脆一把扒下了那条裤子。

我那个兴奋啊，光着屁股坐回被窝，胡乱地憧憬着，也许我妈早就悄悄做好了一条新裤子，只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新裤子有几个口袋呢？当然越多越好，卡片、弹弓、零钱、玻璃球……至少要有四个口袋才够用！哈哈……

等待是熬人的漫长。好在我妈终于回来了，笑盈盈地说：“来，我把裤脚给你放下来了，凑合凑合再穿一年，你是男孩儿，长个子快，明年给你做条新裤子。”

看着那道颜色明显不一样的裤脚，我愣了半天，唉呀呀，真是哭死的心都有了。

小事情

巩高峰

在大人们看来,小孩子能有什么事情呢?大人们的事情,永远是大事情,首先、马上、必须要办,好像不立刻解决,明天的太阳都出不来了。而小孩子的事情,相对应的,只能是小事情,今天忙哪,明天累啊,后天忘记啦。小事情,忘记了又怎么样呢?

所以,大事情小孩子是没法办的,不是办不了,是大人不给机会。但是小事情呢,就只能小孩子来办。

比如说吧,正吃着饭,有小孩子慌里慌张从饭桌直奔水缸,舀一瓢水咕咚灌嘴里,摇头转脑晃一晃,吐在面前的地上。院子里的鸡鸭和狗一窝蜂挤上去,鸡飞狗跳的。可是地上只有一小片发红的口水——妈!我嘴里流血啦!小孩子皱起眉头,捂住腮帮子,一脸的苦涩,这才感觉出疼来,啞啞地倒吸凉气,好缓解疼痛——原来,

是内讧,自己的牙齿和腮帮子干上啦。

饭桌上的母亲呵呵直笑:这孩子,是馋肉了,小事情小事情,别大呼小叫的!

小事情,是啊,小事情,你倒是把小事情解决了啊。上个月就说卖了那窝小猪秧子就买肉回来包饺子,现在老母猪又大了肚子,也没闻到饺子味道在哪儿,倒是枕头被口水湿过几回了。

能指望大人来解决小事情吗?那没准儿得过年。还是自己动手吧,弹弓、小刀、铁钎、火柴、盐,准备就绪,把牛拴在沟边上的大树根上,让它老实啃草,然后,向芦苇塘进发!

运气好的话,能逮只正在孵蛋的野鸭,运气不好,捉几只大青蛙还是手到擒来的,实在不行,就是谁家觅食不知归途的小公鸡遭殃了。于是,一阵青烟过后,每个人起码都见着肉了吧——那个肥嫩啊,焦急地等待下口的时候,铁钎还吱吱冒油。

这可比水饺里面目模糊的猪肉美味多了,当然,大人们是享受不到的。不过晚饭桌上,大人们多少还是能瞧出个端倪:今天牛肚子怎么那么瘪啊,你晚上少吃了一碗饭嘛,是不是又干坏事啦……

哎,爸,有个重要的问题请教你,我研究了很久也没有答案:为什么鸡叫鸡,而不叫牛?为什么狗叫狗,而不叫青蛙?为什么人叫人而不叫树?也不知道最早是谁给起的名字,依据是什么呢?又或者,这总得有点道理吧,是不是?如果以后牛叫狗,而狗叫鸡,鸡又叫树,树改叫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不会乱套啊?

大人的表情忽然奇怪地变化起来,仔细看甚至能看出白到红,红到黑。不过嘴巴确实张大了,却一直没有给出答案,良久,大人用手里的筷子往小孩儿的额头一戳,终于说出了话:哪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饭都堵不住嘴!

当然,口气是不屑一顾的,表情是不耐烦的,这意思再明了不过,这些是多么荒唐的小事情,竟然也需要研究。其实呢,小孩儿确实已经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不过本来并没有想问大人,别说大人没有答案,就是有,也肯定不是正确答案。这会儿拿出来问,不过是做个挡箭牌而已。

不过,总有些事情是大人解决的,小孩儿没法逃避,比如那个奇怪的事情,生病。

大人们口气轻蔑地说,人吃五谷杂粮,总是要生病的啊。可是为什么总是小孩子生病呢?更可恶的是,到底是谁发明的那些破药片药面儿啊,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吃下去不毒死人就不错了,医生竟然敢说那玩意儿能治病。

不过有一种药丸小孩儿是爱吃的,宝塔糖,那可是糖啊。宝塔糖当然是好吃的,可惜的是,只有在胳膊上画个十字,打一针,才能分到一颗。打针真是疼啊!蚂蚁咬马蜂蜇疼吧,可打针比蚂蚁咬马蜂蜇疼多了,而且能躲得过蚂蚁和马蜂,却躲不过医生,你哪怕躲厕所里去,也照样得抓出来,这可是打疫苗。

可令人恐怖的是:吃了糖之后,便便里忽然会有蚯蚓般的虫子。这导致小孩儿们惊慌地聚在一起讨论:难道医院给的宝塔糖里有虫子?

对于糖和虫子这件事情,大人们同样是不屑的,这么点小事情还要聚众讨论?那是你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好不好,宝塔糖下肚才把虫子药死的!

哦,原来这样。从此以后,再生病的话,小孩儿只肯吃这种药,那种用糖水混合着的苦药是骗不过任何人的。眼看水要凉了,药要失效了,大人一生气,吼道:你吃不吃?不吃就把你抱去喂老母猪!

这句呵斥足够吓人,可是没几个小孩儿会真的吃这一套。他们早在背地里商议过了,得出的结论是:老母猪只吃青草、饲料和剩饭,没听说过老母猪会吃小孩儿的。

最后,大人们没办法了,只好把药往桌子上一放,起身推过自行车,无奈地说:既然不吃药,那病得治啊,现在只能带你去医院打针了。

小孩儿一听说要打针,脸色刷白,乖乖地跑上前捧起药碗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

捡糖纸

夏 阳

我七岁那年,湘云回来了。

湘云是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一家人生活在上海。这次,趁着休探亲假,带先生、女儿回娘家住上一段日子,算是衣锦还乡。

我当时不明白湘云口里的“先生”是什么意思,看着她轻声细语地唤她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便感觉和我们父辈称呼学堂里的老师为先生是两码子事儿。湘云的先生很讲究,穿雪白的衬衫,笔挺的西裤,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喜欢坐在院中樟树下的摇椅上看书。每次看书前,他都要洗手,洗完后,再用雪白的毛巾擦干。这让我们一大帮解完手用于稻草或南瓜叶擦屁股的村人大开眼界。

湘云刚回来那阵,村里很多人都去瞧新鲜。刚在水

田里劳作完的村人,还没来得及洗净脚上的泥巴,便往湘云的娘家凑,一边抽着湘云散发的香喷喷的纸烟,一边看着人家一家三口白白净净、衣着光鲜。一脸菜色的村人尴尬地赔着笑,内心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我就是在那时盯上了湘云的女儿的。她叫榕榕,和我年纪相仿。用我今天饱经沧桑的眼光来看,不知道她长得是否漂亮。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彻底记不起她的模样了。反正城里来的小女孩儿,在当时我这个衣不遮体的乡下孩子眼里,个个都是白雪公主,貌若天仙。

当我躲在门背后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小女孩儿时,湘云善意地笑笑,直截了当地问我,要不要我们家的榕榕将来嫁给你?

要!我的回答,立刻招来哄堂大笑。

湘云不笑,严肃地问我,如果我把榕榕嫁给你,你打算怎么样对她好呢?

我挠了挠头,使劲地想,怎么样才算是对她好呢?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我一急,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仿佛榕榕马上要嫁给别人了。

湘云和蔼地说,孩子,你别哭,你回去认真想想,想好了就告诉我。我给你三天时间。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三天我是如何度过的。整整三天,我心里像着火一般。白天躺在夏阳冈的草堆里,流浪汉一样,望着天上的浮云发呆;晚上等娘睡下后,偷偷溜到夏阳河边,在河堤上来回踱步,踩碎了满地月光。银色的月光,在夏阳河面上拥挤、奔跑,喧声震天。

三天后,我如约站在湘云面前。我嗫嚅道,我想学会打鱼,每天给榕榕鱼吃。

湘云一怔,认真打量着我,问道,假如今天只打到了一条鱼,你会全部给榕榕吃吗?

会!

湘云又问,那你吃什么?总不能饿着肚子吧?

我想了一会儿,说,看着她吃得满意,我心里就饱了。

湘云点了点头,对旁边的人夸道,这孩子不简单,将来会有大出息。

我当时不明白湘云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只关心榕榕会不会嫁给我。看到未来的“丈母娘”点了头,我心里的石头刷一下落地了。我得意地想,娶了榕榕这样的

城里姑娘,夏阳村的孩子就没人再敢小瞧我了。

以后,我每天明目张胆地去找榕榕玩,好像她就是我的。

榕榕说一口好听的上海话,软绵绵的,棉花糖一样,在我的心里漾出一道甜蜜的抛物线,让我如身处春天的花房,沉醉不醒。榕榕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集糖纸。她搬出一个精致的木匣子,从里面取出一沓一沓的糖纸,花花绿绿,摆在我面前,说,可漂亮呢。我面对如此众多的糖纸,惊羨不已。我擦了擦鼻涕,像一个大男人一样豪气冲天地对她说,我一定要给你更多更漂亮的糖纸。

榕榕很乖地点了点头。

从此,我开始了我的捡糖纸生涯。

我像一条狗一样在村前村后、田间地头到处转悠,连路边的垃圾也不肯放过,只要发现是鲜艳的纸片,就捡回去交给榕榕。学校操场,村卫生站,唯一一家“蓬头垢面”的杂货店,都是我重点盯防的场所。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闲钱给小孩儿买糖吃?所以,尽管我非常努力,但收获甚小,偶尔捡回来几张,也是千篇一律的一分钱一块儿的水果糖糖纸,脏兮兮的,让我不敢面对榕榕失望的眼睛。

那天上午,我又在杂货店门口转悠,发现店里新进了一种高粱饴糖,三分钱一块儿,糖纸红艳艳的,煞是好看。我喜出望外,这种糖纸,榕榕是没有的。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悄声闪进家门,掀开米缸盖,从米里面挖出一个小布包,颤抖着从娘为数不多的角票中抽出一毛钱,悄悄出了门。

娘正在门口舂米,她似乎发现了什么,停下手里的活儿,目光锐利地盯着我。我低着头,攥钱的手在兜里直哆嗦,哆嗦了一阵,我一扭身,撒腿向杂货店跑去。

我买完糖,牛气冲天地直奔湘云的娘家。一进门,我大声喊着榕榕的名字。湘云的娘告诉我,一大早,榕榕全家就回上海去了。

山那边的童话

唐丽妮

祖宗

祖宗住在老屋。老屋里只有祖宗。祖宗有一张方桌子,一只圆口香炉。

祖宗最喜欢过节。奶奶不说,我也知道。

节日一到,奶奶就把家里最大的公鸡杀了,将鸡脖子一扭,把鸡头对着正前方,放锅里煮。豆荚啪啪跳,锅盖噗噗响,我的口水哗哗流,可奶奶不管。奶奶只管死守着锅盖不给揭。

好了。奶奶开了盖,吹一口气,白气儿飘走了。黄灿灿、油光光、香喷喷的大公鸡端出来,热腾腾摆上祖宗的方桌子。又摆上糖,摆上饼,摆上碗口粗的大米粽,还有一瓶烧酒,五只酒杯,五碗饭。

祖宗真贪吃，一个人要那么多。我还知道，奶奶的藤篮里还藏有好多好东西。

奶奶从藤篮里拿出香和烛，点燃，拜三拜，恭恭敬敬插入香炉里。不一会儿，香气儿就腾腾地钻鼻子，烟气儿就腾腾地飘屋顶。

风儿，给祖宗斟酒。

哎。一、二、三、四、五，五杯。烧酒真香，祖宗一定很喜欢。要不然，奶奶怎么让我斟了一次，还斟一次，再斟一次，一共斟三次？

风儿，快叫祖宗保佑风儿。

哎。跪下去，磕三个响头。

我看到祖宗了。呵呵呵……先是笑声从屋顶飘下来。然后，祖宗就下来了，顺着圆口香炉的烟气儿溜下来，溜竹竿儿一般，“吱”的一声，祖宗就站在我面前了。白衣白裤，白胡子，白眉毛，光脑袋。他弯着腰，笑咪咪地看我。一说话，白胡子就扫着我鼻子，痒酥酥的。祖宗说，小风儿，小风儿……

奶奶没看见祖宗。奶奶忙得很呢，忙着从藤篮往外掏宝贝，纸宝，纸钱，纸衣，纸屋子，拢成一堆，“哧”地划一根火柴，点过去。好，点着了。奶奶拿着一根小棍子，一心一意对付纸宝贝，挑一下，火就旺一些，再挑一下，火再旺一些。火烧起来了，烟浓起来了，灰飞起来了。

奶奶蹲在火堆旁，皱皱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暗，细碎的纸灰在头上飞来飞去。奶奶一边挑火一边念念有词，祖宗大恩大德，保佑咱风儿长命百岁，福禄富贵……

原来奶奶也看见祖宗了呢。

风儿，放爆竹，送祖宗。

哎——我喜滋滋地冲到藤篮边，那里还有一小卷爆竹。一把抓在手里，从香炉拔一支燃着的香，跑出老屋门外。爆竹搭在砖头上，我撅着屁股，手伸长，把香送过去，颤颤抖抖地点引线。

——冒烟了，赶紧跑。

啪，啪，啪……香扔了，鞋掉了，捂着耳朵钻到奶奶怀里。

祖宗走了，只喝了烧酒，没吃糖，没吃饼，大公鸡也没尝一口。

风儿，吃吧，快吃吧！奶奶把糖放我左口袋，把饼放我右口袋，两只大鸡腿塞